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WESTERN MASTERS

Jacques Derrida



德里达

■ 尚 杰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WESTERN MASTERS

Jacques Derrida



德里达

■ 尚 杰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 德里达

尚杰 著

责任编辑：罗佳鑫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32开 印张：11 字数：290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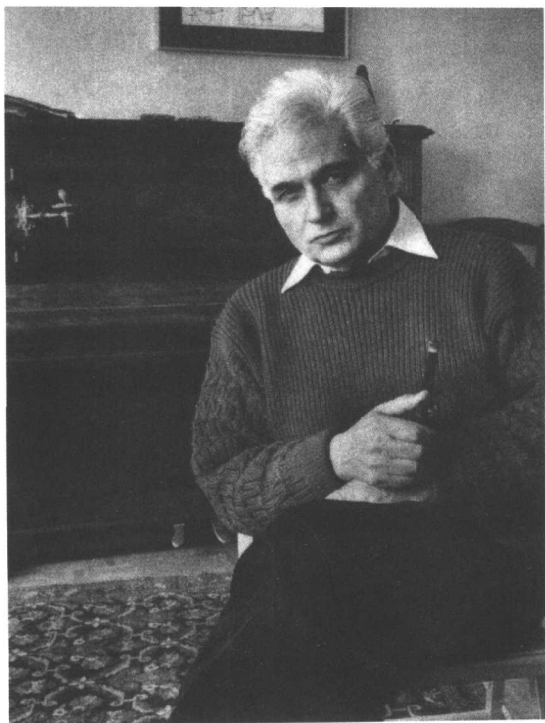
ISBN 7-5355-2992-5/G·2987

定价：16.7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汝 信  
主 编 金惠敏  
副主编 李秋零 程志民 陈民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俊人 邓晓芒 王逸舟  
刘文飞 刘清华 何光沪  
李鹏程 周国平 罗佳鑫  
赵一凡 赵敦华 洪汉鼎  
徐友渔 郭宏安 靳希平



德里达

逐译、阐扬“西学”，并因而构筑对“中学”的另一视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果把佛教、耶稣教的引入也考虑在内——可谓历史悠久，意义非常；而自鸦片战争以降，其于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作用尤为举足轻重，关乎国运。

如今，中国与西方已不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单就中国这方面而言，“西方”早就内化作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有机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纯粹的文化“中国”概念，只能是自慰自欺的幻觉。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西方同时即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特殊的省察和解剖。

我们不否认一个国家的思想是其国民的集体

创造，但少数思想巨子则当视为其思想创造力的最集中的表现。丛书选择性地研究个别的西方思想家，而实际上由此将导入对整体的西方思想的了解和批判。

我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西方思想的受惠者。在新的千年里，我们期待着能够比我们的祖先更多地惠泽西方，贡献于世界。不过，眼下最迫切的应是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我们深信，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是为序。

《西方思想家研究》

丛书编委会

1999年3月

## 王玖兴

这部论著是作者多年来攻读当代法国哲学的学习心得。在 20 世纪法国学术界，德里达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欧美乃至当代中国学界，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目前在我国学界，虽有不少人研究“后现代思潮”，接触到德里达的人很多，而对他作过比较系统而深入研究的论著却很少。究其原因，在于德里达是极难读的哲学家。但又不可不读，本书作者选择了他，表现了不畏艰难、执意求真的精神。

作者立意集中时力，钻研德里达的思想。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全然没有时下某些人在研究德里达及后现代思潮人物中的追求时髦的偏激风尚，而是极其严肃认真地进行思考，对大量材料下很大功夫进行细致、中肯而力求准确的分析，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德里达的思想脉络，并有很好的介绍和评价，联系实际独立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把握德里达的思想脉络方面，作者分析了哲学史背景，找出了反传统形而上学这一主流倾向；在给德里达思想以实



质性定位时,强调德里达反对所谓“逻各斯中心论”,弃绝语言的逻辑功能,新建不同于表音语言的新文字学,主张以隐喻的形式改变传统的论证方法,以求远离存在,切近“意蕴”;在评价德里达思想的影响时,指出解构主义为哲学开辟了新视野。作者对德里达“文字学”的理解,有很好的表达,特别是联系到中国文字特点的对比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作者不但对解构理论作了全面深入的评价,而且严肃认真地提出自己的哲学见解,力求公正地评价解构理论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应占有的地位及其研究价值,并中肯地指出它的偏见是由于过激地否定传统西方哲学文明的价值,否定代表这种价值的思维方式曾经有过的合理性。特别有意义的是,本书作者在把德里达的文字学与汉字文化作比较时,指出20世纪东西方文化各自批判自己思维方式之弊端的倾向导致两种哲学传统的交流与对话,指出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对话是新世纪哲学的趋势。

从以上意义上讲,这部书填补了我国对法国哲学研究的空白,是一本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著作。

论著根据大量的原著第一手材料,论据充分,内容丰富,结构层次分明,文字通顺,相对于原著的晦涩难解,亦不失为本书一个优点。

此书的出版,当会引起学术界重视。

1998年夏

# 目 录

---

序/王玖兴

---

导论 哲学的衰落与转折/1

---

上篇 解构的踪迹/22

---

- 1 柏拉图：“洞穴之喻”/22
- 2 卢梭：无声的忏悔/36
- 3 黑格尔与莱布尼茨：表音文字与象形文字/56
- 4 尼采：“上帝已死”/66
- 5 弗洛伊德：梦中的图画/74
- 6 胡塞尔：“面向事物本身”/82
- 7 海德格尔：思是诗/98
- 8 索绪尔：“符号”的任意性与差异性/111
- 9 维特根斯坦：语言是场游戏/115

10 当代法国学者：话语结构、癫狂权力、异域隐喻/121

---

中篇 解构的谋略/151

---

- 11 一种哲学模式的消解/151
- 12 理解·解释·翻译·解构/162
- 13 荒漠的阅读/177
- 14 空寂的痕迹：文字学/191
- 15 一幅“白色的神话”/211
- 16 边缘：哲学与文学的沟通/232
- 17 隐喻：“会眨眼”的“hymen”/238
- 18 告别“导演”的艺术/245
- 19 “消失的”时间/268

---

下篇 解构的超越/279

---

- 20 解构主义的历史位置/279
- 21 出自辩证法的评价/300
- 22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  
——兼评解构主义文字学与汉字文化的关系/318

---

结束语 哲学的复兴/334

---

---

德里达的基本著作/338

---

---

后记/342

---

## 导论 哲学的衰落与转折

古希腊哲人以敬畏的目光仰望繁星密布的苍穹，无限的宇宙使他们陷入深深的思索。这时，一门最古老而基本的学问已经蕴育其中了，这就是哲学。从词源上说，哲学意味着对智慧本身的热爱。诉诸智慧就是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追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真理是针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言，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符合的思想，当深沉的哲学家们激烈地争论何为真理时（真理常被称作“本质”、“理念”、“存在”、“共相”），很少有人对这种思维方式提出怀疑。即使是怀疑论大师笛卡尔，也最终从我思导出我在，没有超越思在的哲学框架。

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围绕着逻各斯这个中心旋转，按照逻各斯传统：心灵是思想之源，它的地位相当于“神”。思维追求理性与逻辑。只有符合逻辑规则的思想才是真的思

想,才可能符合真理。

思想的真理只有以语言为工具表达出来才可以交流和理解。表达有两种方式:1. 说话。它是最根本的表达方式,是心灵原始自然的产物,是思想最直接的交流,所以希腊哲学经典中散见着大量的对话体裁。2. 文字。它记录说话的内容,以防止自然话语中被表达的思想随时间流逝而被遗忘。

这就有了对逻各斯的进一步阐述,它来自于伟大的亚里士多德:“被说的词是心理经验的符号,被写的词是被说的词的符号。”<sup>①</sup>因此,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心灵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统治,这种象征意义的人往往被描述成“自我意识”、“先验自我”等等。正像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于是,心灵成为一切对象围绕的中心和价值源泉。

对象首先是观念对象或思想,它体现为语言的含义或意义,它或者是对话中能使双方彼此理解,从而使交流成为可能的词的含义,或是文字中语句的含义。心灵不但以观念和概念为对象,而且通过概念和意义指称一个思想之外的物质对象,也可以说,物质对象是观念对象的对象。

说话是心灵的自然流露,说话表达意义(观念对象)并通过意义指向物质对象。根据逻各斯传统:心灵、说话、理性、上

---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论解释》1.16a3,转引自德里达《论文字学》法文版第22页。

帝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说话体现心灵的声音,而为了使理性意义被长久地记录下来,仅有说话是不够的,必须求助于文字。文字可以替代说话的不足,但它只是说话和意义的僵死替身。书写实际是听写,是与在心灵上的符号。只有说话的心灵所创造的思想是生机勃勃的,文字只是裹含思想的外壳,文字没有意义,也不创造意义。

因此,文字被锁在心灵中,它没有自由。心灵的意义、逻辑的意义是文字的主宰。文字组成的“书”必须围绕心灵,为作者的自我意识服务,阅读只是理解作者心灵的意向及其在文本中的投射(意义)。

语言文字是为心灵服务的。在哲学看来,真实的心灵要与真理相符,表达真理的语言是真实的、科学的语言;此外,语言还有虚构的功能,以表达并不实存的对象,比如艺术中的隐喻语言。表达真理的真实语言(哲学语言)与表达艺术的虚构语言之间的界线是不可逾越的,否则,传统文明的大厦将顷刻瓦解。

可见,以逻各斯为中心,形成了心灵(思想)、说话、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字只具有工具作用,而说话与文字不同,它是逻各斯之中的一个要素。因此,说话的含义往往被逻各斯取代。通常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思”与“在”的对立关系是在理性范围之内的。无论是强调思与在孰先孰后问题的本体论,还是争论以思或以在为起点引出真理的认识论,都没有超脱逻各斯所构造的结构框架。所谓框架,即一种思维模式。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传统的唯

心论与唯物论之间,认识论上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争论便显得不太重要了,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共识:承认思维着的理性是支配一切对象的权威;使用共同的概念(关于对象的知识),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承认只有一个中心的绝对权威性并以此出发解释一切现象。20世纪以来,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即以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关系为轴心的思维方式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弗洛伊德诉诸无意识的性本能,维特根斯坦声称对不能证明的形而上学问题要保持沉默,海德格尔抨击传统本体论忘记了最根本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些在本世纪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如解释学、分析哲学、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和法国结构主义等等,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从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到对语言中哲学问题的关注,这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基本走向,是“当代哲学主流”。以上提及的哲学家及其各派,无一不关心语言的意义问题。如果说,传统哲学的主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本世纪的主题则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回归到语言的意义。这种转变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原因,需专门论述。但有一点是值得深思的:尽管逻各斯传统没有被根本打破,但语言从被忽视的地位一下成为议论的中心,并在逐渐取代自我意识和抽象存在概念,这种反叛成为当代哲学的共识。尽管如此,西方哲学基础并没有动摇。本世纪的西方哲学可以攻击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笛卡尔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在语言揭示存在的意义,思、语言、存在意义的一致性,说对写的统治,读与写所遵循的解释学原则,哲学与文学的划分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彻

底脱离传统。哲学分析视角的转变,仍深植于西方文化模式的本能状态之中,因为这种状态实在太容易让人接受,并与“习惯”接轨,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有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在不断尝试着解放“语言”,要与传统西方哲学宣扬的一切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西方文明造就的思维定式背道而驰。他要打破逻各斯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统治,思想对语言的统治,说话、书、意义对文字的统一,使文字不再成为表达思想和意义、记录说话的工具或奴仆,不再受制于作者的意向,不必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和语法;在他看来,“书”的使命结束了,因为书的概念是与逻各斯的统治和心灵对语言的囚禁联系在一起的;书的结束意味着作者的“死亡”,人的“死亡”,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科学的死亡,以及时间和历史的“死亡”(因为书的“灵魂”消解了,“中心”丧失了,从而所谓的历史出发点或目的也自然消失了);打碎文字的“囚牢”,也意味着以文字记录逻各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文字不再记录“理念”的意义,也不再记录虚构的意义,因此,真实语言与虚构语言之间的界线,原意与隐喻的界线,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不复存在。作者和书的“死亡”也意味着读者的“死亡”,因为随着思想意义被埋葬,原有的阅读与交流方式已无法进行,意义的同一性、连续性也一同消失了。

总之,在这个“哲学家”(我们甚至不能称他为“哲学家”,也许称他为拆除传统文化结构的工匠更合适些,“工匠”之说源于列维-斯特劳斯)眼里,逻各斯的绝对权威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对立的界线、等级都应被消解,如物质与精神、自然与



文化、说话与写作、真与假、同一与差异、存在与无、本质与现象、善与恶的界线等等。

这个“哲学家”，就是1930年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籍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通常被称为解构论(déconstruction)的奠基人<sup>①</sup>。

作为一种研究性作品，理应对被研究的人物的生平有所交代，但对哲学家而言，这却是件颇让人头痛的事。哲学家没有什么生平传记，他们只有思想传记，或者他们的传记只是其思想。海德格尔就这么简单地陈述哲学家的生平：“他出生了，他思考并写作，他死了。”但我毕竟找到一本迄今收录最全的采访德里达的集子，可算是其思想传记，相信其中德里达对自己早年生活及思想产生过程的自述会引起读者兴趣。<sup>②</sup>

雅克·德里达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当时法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郊区。这是一个小资产者的家庭。值得一提的是，德里达来自一个犹太家族，是迁移到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所以德里达的父亲具有东方文化背景，德里达也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长大的。说其特殊，是因为德里达虽有犹太和东方血统，但成长的环境充满殖民气氛，他从小学就接受殖民者正

---

<sup>①</sup> “déconstruction”这个词与海德格尔提出的“Destruktion”有密切关系，Destruktion在德文中有破坏、拆掉这类意思，海德格尔意在清除语言的形而上学用法。德里达在法文的Déconstruction中，不仅包括海德格尔Destruktion的含义，而且有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结构的意思，通常被译为“解构”，即解除结构的意思。

<sup>②</sup> “point - de suspension”. (Éditions Galilée 1992)